

國一九七九年，人權實施情形的報告，對一九七九年反對府當局與若干反對份子間的衝突，表示遺憾。據國務院在詳述高維暴力案時指出，根據中華民國官方報告，在此次不幸事件中，計有一名平民、一八二名憲警被示威份子攻擊受傷。至於參加示威的人數，據國務院估計，只有五百餘人。

國務院的這份報告，對在臺灣居住的人民所享有的經濟權利，備極讚揚。報告指出，臺灣貧富之間的差距已逐漸縮小；就所得分配而言，臺灣社會可說是世界最公平的社會之一。不僅如此，政府當局更在一九七九年提

了衛生所，各種流年即不再限制人民出國，尤其是觀光旅行，並開始簽發觀光護照，結果從元月至十月共十個月中，約發了十五萬本觀光護照。報告中又說，臺灣已研擬完成一套有效的公共衛生計劃，並在全境設置

構，並且運作得非常良好，所有廿歲以上的公民均有投票權。國務院指出，臺灣省人在行政部門中的數目，越來越多，例如副總統、副院長、內閣三三分之一閣員、臺灣省政府主席等，都是臺灣省人。反政府活動在一

本章試論美國  
國務院二月五日首度送交國會一份有關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及違反人權情形的報告。國務院的這份報告指出，北平政權過去卅年來的人權記錄不良。

在經濟權利方面，該報告指出，有限的資源造成了嚴重的挫敗化，一望滿已表面化。可知。譬如說，過去一年中，有成千

受挫折的青年、失業勞工及軍人，在中國大陸的城市中示威抗議，並向「當局」申冤。北平的一官員甚至也承認，失業及未充分就業的問題很嚴重，可能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廿，約兩億人之多。

【本刊訊】美國政府二月報告說，據對全世界人權情勢所作廣泛調查顯示，中國大陸的人權雖稍有注意，但它對人民的侵擾行爲未變，如：任意逮捕及未經審判就對政治不滿份子處以重刑。」

國務院特別提出  
不適，這本厚達  
八五四頁，評估各  
國一九七九年人民權  
實施情形的報告，  
對一九七九年底政  
府當局與若干反對  
分子間的衝突，表

中華民國雖處於非常  
國務院根據它自己  
的情報，否認不  
滿份子指控有四名  
被捕的反對份子會  
被刑求，國務院的  
查證未發現有刑求  
清事。

情況下，人權却仍受社會救濟法，以協助低收入者。如就經濟富庶而言，根據一九七八年的統計，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機。政府在一九七九

輝煌的進步。  
根絕。行傳染病已被撲滅  
有關政治參與方  
面，國務院報告指  
出：中華民國自一  
九五〇年來，即在  
省、縣設置民主機

中共政權  
殘忍迫  
自由

嚴重違反人權  
害普遍存

## 實施

國際人權組織往來，因它一再拒絕國際特赦組織的要求，不願開會解釋它違反人權的情形。美國指責中共嚴重侵犯人權

# 美國務院發表報告 我國人權輝煌進步

中國人權協會編  
權會訊

國際特赦組織  
表示未經同意

九七九年曾大肆擴張，而政府也採取了較溫和態度。不過國務院擔心高雄暴力案及逮捕人犯中所獲致的成就，爲之後退。  
國務院這篇報告已在一月卅一日送到國會，內容係評估世界上一五四個國家——包括中共

據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來電表示，將發表正式聲明，宣佈該組織代表，於二月間來華探詢我國人權狀況及有關高雄暴力案的報告。

道的虐待及懲罰，是仍然存在。中國大陸的「自由運動」，也被嚴厲禁止。他們購車票或尋找住處必須獲得工作單位的批准。這一切都是在中國大陸。

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駁回高華德參議員（共和黨——亞利桑那州）和另外二十四位國會領袖，反對卡特總統未

白何已變。他指出：「卡特政府一門心思相信，假如我們對他們不錯，則蘇俄人能成爲真正的好人。」這位中華民國的

九日敘述九十六個國家對人權之破壞的年終報告中說，全球許多地區中，政治反對者受到死刑判決——並且其中許多亦已執行——

報導，主要的破壞人權國家包括：△瓜地馬拉——某公墓中發現了七百七十名未經指出姓名的遺體。△烏干達——被

與道教觀世也遭同樣命運。梶村昇教授在世界日報刊出的一篇報導中說，一些仍存在的寺廟已不再具有宗教意義，因

只我」：說  
「。報字大

的「人權與主權」座談會三月十五日  
在北市大陸餐廳舉行，由東吳大學法  
學院長呂光主持，參加座談的學者專  
家包括陶百川、查良鑑、王世憲、葉時修、陳治世、俞寬賜、王人傑、翁潤書與張麟徵等。  
與會學者首先提出：「人權」的意義內涵是隨着時代與國情而有差別，無論在國際協約或國際習慣法中均無一定的定義是指人但總不外乎是指人民的參政權、自由權、經濟權、社會權、文化權等等。而所謂的「人權標準」在國際間也沒有任何固定的因素，因此我們國家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與處境

陶百川指出，整個高雄暴力案受到國際議論與人民普遍關切的有兩點，一是偵訊期間是否刑求？二是軍法審判是否必須？他認為基於我們現在特殊的困難處境，政府對惡意、中傷與謠言應該予以公開澄清。

暴力或不主張使用暴力爲限。因此，他表示，暴徒的暴行本身對整個社會的人權都已構成了威脅。

與會學者也都表示政府對高雄暴力案的始末和偵訊過程應該發表出來，以杜息國內外的猜測。他們表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人權保護有信心，就毋須懼怕批評與調查。

查良鑑指出，我國憲法對人權的保障規定已經非常完備，而我國司法機關的獨立審判權也是不容懷疑的。他認為某些人士以我國實施戒嚴法來批評我們迫害人權是不公平的。與會人士也分別舉出英國人身保護狀停止法

非常時期必須有非常的措施，以保障國家的安全存在。學者們指出，直至前為止，人權還只是國際間關切的問題而已，並不是國際法的原則，因此除了討論和批評他國的人權問題之外，沒有任何主權國家得以直接干涉他國的人權問題。

入越寮，主聲來部傷行波遇忙者。國有來的容頭依抵記重。及服務日泰高的國泰義越，肌心的布，着周從的一的高納共蘭達者難十候務一，國難鄰有國暴高。竟肉處控政聽聽進華萬難棉了分難舉一關五德團中探訪記者。民近一因行難民半都，訴府他們難輝等營民三千，而越南十八區，是其逃亡者。但皆關近與下民天會難，及他們難胞每四人，能扭胞每中對們的人，能曲說共高遭即記。因大係水高的是數量，吊棉產共產目逃故臺，吊棉品產

各國人權標準不同  
端視國情處境認定

學者、專家紛提寶貴意見  
——總統府國策顧問團百川三月十五日在一項  
與美英

是永遠無法遺忘的。  
在臺北市於二月廿六日上午九時卅分，一百號八樓會址，舉辦「大陸人權運動研討會」，會中由本會理事長杭立武及本會「大陸人權調查研究委員會」召集人李廉共同主持，應邀出席者包括王洪鈞、周玉山、張鎮邦、彭慎、呂亞力、卜大中、胡佛、吳文琳、鄭貞銘等廿餘人，會中並由周玉山、彭慎、張鎮邦三位學者發表二篇論文：《西單牆時期會計論的內容，可分為下列五方面：一、西單牆時期

心民自胞大的會是的權權中指會動人一六二博杭理權中刊  
願主由自追陸，停永迫運對共出「研權大日月士立事協國訊【  
也的、求同而止不害動人政，中討運陸在廿，武長會人一本

止遏法無遠永共中  
由自求追胞同陸大

# 援支予給時及應我謂並

二、西單牆時期之後。  
三、鄧小平對單牆之報告。  
四、大陸的逃亡抗暴運動。  
五、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  
杭理事長表示，他個人對於本次座談會五項討論題目有些看法：

一、無論個人或國家，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生存」，這包括飲食和安全，其次考慮的乃為自由和享受，此乃必然之需求。

二、大陸上不能產生像蘇俄索尼亞辛一般的游離份子之主因何在？因為大陸上有如李一哲若和索氏之輩相較，京索生等人都，乃兼遜色，素來

外需求，有時極權政治之手。但是不久又會來。四個現代俱有其政治目。凡此種種均為存與維持政權要手段。

「大陸人權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會人李廉表示：七八年下半年陸上有一張年多間，容許張貼報、上訪、靜威等，基本上大陸人民在高壓下之反應，可質上是鄧小平作爲政治闇爭具，他說鄧小想藉此造成美

解中國大陸已逐漸鬆其化收起亦是其一。有自由民主的印象的求生之必。李召集人進一步分析說，可是等到中共發覺害多利少時，便在去年年底封閉了西單「民主牆」。然而，大陸人民在長期閉塞的場所，窗子一旦被打開，見到了溫煦的陽光後，若要他們再重新關起來時，大陸人民一定不能接受。能接受。能接受。能接受。



。形情「會討研權人陸大」開召會本▲

難僑哭訴悲慘遭遇  
盡非筆墨所能描述

我們應該根據現在國家的實際狀況，與會人士都認同，其實美國自國內的人權問題還是有許多值得批評之處。一詞，「人權」——得厲害，許也往往不再以武力行之，而代之以經濟、國際輿論方式來達成。

多國的政治不滿，這份子都會引用國內人權問題為藉口，監察委員葉時修也指出，美國現在引用外力來達到自己政治目的期望，只是以人權問題做

己的未來決定我們自己，對自己的信心，只  
要對自己的標準，只



者空社廣區大農東寶村壯丁安縣年青壯年，又加防線，現水陸防客又由中共在大陸逃亡，反而更增加外逃者嚴懲刺激，香港顯宏說：偷渡客又來港。

## 去年大陸難民逃亡

十一萬人成功抵港

將組團回國

逃抵港難胞

為求得自由

被逼用武力

為求得自由



人權會訊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日

# 紐約市長在海上指揮統治權極民人對匪其使深感寒慄震驚

柯赫說：「中國共同的利害關係，提供武器和技術，以使中共強大，究竟應進行到什麼程度？」他重述他已在目前的訪問中陳述過幾次的觀點說，中共仍舊尊崇已死的蘇俄獨裁者史達林。柯赫強調，他並非表示美國不應支持中共，而是表示：「在美國把中共視爲像英國那樣的盟友之前，這種危機應先仔細地加以考慮。」

六和美國此時有着  
而且「問題是在  
柯赫在中共「  
官員」們會談，及  
在緝密監視的環境  
中會見普通人民之  
後，他說，他對中共  
專權控制人民的能  
力，感到惶然畏  
懼。

七期。該雜誌說：「對於官僚作風加以批評和譴責是人民的刊物的神聖責任，但如果官僚作風不改，則人民的刊物就無法履行它們的職責。」該雜誌編輯蘇文利（譯音）日前在一項對外國記者而發的聲明中說到，他的團體不能和「黨及政府」發生衝突。他說，該團體的活動必定會觸

「北平之春」運動團體中最後一個存在的團體。他說，有外來的「壓力」促使另一「非官方」刊物「北京之春」在二月間停刊。

「四五論壇」最後一期中重申它對其編輯劉慶（譯音）之被捕，表示抗議。他是由於分發一項有關政治不滿份子魏京生受審判的報告而於去年十一月末經審訊即被拘禁迄今。魏京生於去年十月被判監禁十五年。

一些好心的臺灣留學生，替他找了一個胃腸科醫生，約好三月十三日看病，但沒想到他在前一天就離開了，更沒想到他到華府中共使館才三天，就自殺身亡。看到盧元偉自殺身亡的消息，不禁使我悲從中來。我所悲的，並不是盧元偉一人之死，而是爲千百個像盧元偉這樣生活在重重精神壓力下痛苦掙扎的中共留美學生而悲，我更爲千千萬萬被關在鐵幕內沒有自己思想、沒有自己自由意志的大陸青年而悲。同樣是炎黃子孫，同樣正值黃金年華，何以海峽兩岸的中國青年人會有這樣不同的命運呢？從中共開放，留學至今，居然在短短的一年內，發生了兩件震驚世人的

# 子學年青代一這共中救拯 起談死之偉元盧從

昂，不想親見這羣大「中國人」之後，竟讓我本想沾光心理，反倒爲中國人羞愧了起來。看他們個個青布藍衫一付自慚形穢、落落寡歡、不敢見人的小家子模樣，難道中國人就這麼抬不起頭？是什麼東西竟把我中華兒女摧殘成這等模樣？面對着這樣的情況，今天我們這些站在第一線的海外留學生應該以愛心自任，以我們的器識大度，以我們的手足之情的，來感化被鐵幕隔離了三十年的中共海外青年，幫助他們適應環境、安心唸書，讓他們分享屬於臺灣中國人的驕傲，讓他們重過真正自由的生活，更讓他們重新點燃生命的希望。

# 民主政治的災難折折磨

• 倖思何 •

義雄家屬血案不過三個月餘的時間，但國人在感情、認知與價值判斷上面臨的困擾，可謂是與日俱甚。在這段期間裏，政府的官員說了話，報紙發了消息，國外的政客發表評論，還有海外的「臺獨」份子也有看法，甚至中共也在一旁囁嚅。當我們的治安單位還在研究「這個人是不是涉嫌犯罪」的時候，就有人從國外來說，「這個人是作家」；然而，「這個人是作家」這個答案，對於「這個人是不是涉嫌犯罪」這個問題，有什麼值得參考的提示作用呢？

這些打人的人是爲了「民主」，爲了「人權」：我們沒有人藐視人權，我們所懷疑的只是——民主與人權是不是揮着木棍去表現。

高雄暴力案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也有人說，這當然又是一次「二二八」。是不是所有這類不愉快的事件，都要稱爲「二二八」呢？發生在十二月十九日的中壢事件不也有人說是「二二八」嗎？到底這些事件果真與「二二八」一樣嗎？或有人希望大家把這些事件看成與「二二八」一樣？真有人會愚昧得認爲臺灣這個社會永遠無法從「二二八」的陰影下超生嗎？或他們狠毒得根本不希望臺灣從「二二八」的創痛中康復起來？

大家也許已經忘記，那些在受傷憲警的父老妻小的心情如何？也不再有人提起高雄暴力案對於我們所有國人的創傷如何？曾幾何時，我們的注意力漸漸被吸引到高雄暴力案涉嫌被告的一民主政治」所蒙受的「災難折磨」，與

。我們也同情這些人，也都關切這些事，但難「負起責任」，那麼讓誰來為這些人帶給社會為這些人的「災難」致之？若要我們整個社會的「折磨」負起責任？我們會說，對於整個社會要有愛心，有些人却以暴力給我們答覆；如今，有些人被抓了起來，他們又被說，大家該以愛心對待他們。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不少人，一直對這些人不但有愛心，也有些期望，更有鼓勵與支持，但是誰以仇恨來回報？誰令我們失望？誰讓我們有上當的感覺？事已至此，我們仍有愛心，甚至仍有期望，但是，也該讓我們知道這些人對於「愛」，對於「民主」，對於「法律」的解釋究竟如何？

如果，有人真希望這個社會尊重法律，那麼，該享受法律施予的限制。不能在有些時候說，大家該依法行事，法律是對的；在另一些時候又說，不能依法行事，因為法律的規定根本不對。於是，他們理直氣壯地說，法律不對，不讓他們遊行，就要打警察；法律不對，抓了人，就想盡辦法去找外力來干涉法律。

高雄暴力案發生後，施明德曾情不自禁地說：「我們是誰？」是社會大眾嗎？是民主嗎？是法治嗎？或者，是美麗島雜誌嗎？是無黨籍政治人士嗎？我們沒有人在這個事件中勝利，我們不論是誰，都陷於痛苦的挫折之中，民主受了挫折，政治受了挫折，無黨籍政治人士也不例外。因此，我們想問，施明德所指的

勝利了！」這類的語言，確實叫人感覺無比的錯亂。而過去一些與施明德如手如足的人，如今見到情況變化，却如又說，施明德是施明德，我們是我們；好像只有施明德才另有企圖，其他的人都是一真誠的「民主鬥士」，政治友情的變幻真是如此冷酷嗎？高雄暴力案的發生

正是因有些人，在認知和價值判斷的錯亂而發生的結果，能因此不幸，使我們大家在這方面重新思考反省。這個社會將因此而更痛而更趣成熟健全萬一，因為這個問題，而使我們在這些更為錯亂，或是要使我們更為錯亂，那將是另一個惡化的開始。我們深欲見這個社會再改善，入此一不幸的道路，這是高雄暴力案的開始，我們的考驗。



